說類卷之二十三

邊塞部

和戎

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妻昱令其改姓昱

固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獨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曰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雲溪友議

眞宗與北戎脩好遣使稱北朝公卿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眞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

其國號契丹足矣眞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

識者是之儒林公議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術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爲不和害少和則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五不忠於陛下者急欲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于幹運邊務勞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

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謂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奸邪惑亂聰明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來嘗敗也陜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于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陜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　石林燕語

歳幣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歳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爲五十萬元昊初來求和朝廷許以

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許以二十萬石林燕語

邊事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被遇三嘏四端復尚僞主慶曆年秋三嘏攜孽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狠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兇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巳虚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慙涔勺赴滄

滇仰訴册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兇方疆寓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自稱兒朝廷以誓約既久三嘏虜壻位顯恐納之生釁虜移文邊郡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嘏送虜主帳前以其舅舅皆方委任遂貸三嘏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歎惜其事　儒林公議

王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于熙寧開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既哉 清波雜志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

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老學庵筆記

伐遼失策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 虛中 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亹亹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叅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令之興避事皆從軍

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畧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叅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强弱虛實知彼知已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强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鋭若沿邊諸郡士不練

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邪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邪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

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
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
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
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
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
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眞以爲隣國彼旣藉百
勝之勢虚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
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强弱未
分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
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

筆情

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强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隣强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喩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隣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僚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

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桯史

金寇

絕可醜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孽子熺及其黨程克俊補鼇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

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敦明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顔於是鄭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懐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乇書多謟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奉春是婁敬

金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

尚書李適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
之曰朕自即位親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
寢嚋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
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
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
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
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熀
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
巖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
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

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内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

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歳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虚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爲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

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叅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承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貌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都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朮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册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衲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桯史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刕有天下者乎齊襄

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之於金虜蓋皆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鶴林玉露

西夏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

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詐輸歸欵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儒林公議

寳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張鄧公爲相郎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害深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

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兀卒朝廷竟不聞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獘而諸將耻于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輙勝而國小民貧疾于點集鹵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難于欵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霈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日勑書郎行之自

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

御物而許公審于安危之計不狥虛名不貪小利故讜

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

以也夫俱龍川別志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

連年攻犄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

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患而專意

于中原也東軒筆錄

高麗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于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

去句字故自唐以來只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悌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主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冊正朔故也 石林燕語

蠻獠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齒牙各一以為身飾 博物志

寧國論云蜀中本無獠犍爲德陽山谷洞中壤壤而出
轉轉而大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士𣵀則生蚤地濕則生
蚤積穀則生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自生蛆蛆自
生蠅豈有窮乎續博物志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
江殆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
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
蠻情習險阨而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
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鬭立功
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二路之事付

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慨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賜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奬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攺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發帑庾而邊境妥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東軒筆録

辰沅靖州蠻有犵狑有犵獠有犵㺜有犵獲有山猺俗

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
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
皆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
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于
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
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怒卻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
鼻一飲至數升名鉤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
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
前導之貯缸酒于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
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

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稱巳為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犵狑頗强習戰鬬乇時或能為邊患　老學庵筆記

交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為鏑塗毒藥于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腹脹沸爛須臾肌肉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豬犬者無恙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

徐聽其聲得憔毒者便鑿取以爲箭鏑博物志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歐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

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癸辛雜識

虜中事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

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老學庵筆記

遼人建議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于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眞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斂于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于割地必

求增歲幣我若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减民賦可也宗眞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减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幣二十萬之數减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二十三終

說類卷之二十四

外國部

軒轅國

㚔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渚沃之埜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

白民國有乗黄狀如狐背上有角乗之壽三千歲

君子國

君子國人衣冠帶劒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

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

君子國

長人國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

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二丈五尺

博物志

大人國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

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時

含神霧

鮫人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俱博物志

勃鞮國

濵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匹帝以駕鐵輪聘勞殊鄉絶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泥離國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人潛穴又聞波瀾之

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也

旃塗國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沖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曰鳳鳥不

至可爲悲矣

因祇國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昆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

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燃丘國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有蛇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輞比至京師輪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箭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蛇州則以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五十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人並童稚至京師鬚髮皆白及還至燕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啣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扶婁國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裏綴金玉羽毛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犀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爲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

神惟歘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籥亡精代代不絶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塗脩國

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

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以沉於水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燠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值萬金

扶桑國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磄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磄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賺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群鳳之鳴賺澤出精銅可鑄爲鍾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

靜瑟浮瀛即瀛州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名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渠胥國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廣延國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欻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纓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

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
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
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即生根
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寶
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
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
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
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
行天下乍近乍遠也

盧扶國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屍閭里弔送號泣之聲動於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騫霄國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

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如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劔神物隨時散亂也

宛渠國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却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烈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徹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

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
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
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
於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
也彌信仙術焉

背明國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
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闇宜種
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
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

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
不饑有瑤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
冠粟似鳳鳥之食食者多力有游龍粟枝葉屈曲似游
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
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劒豆其莢形似人挾劒橫斜而
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則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
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
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
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
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

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死其北有草名虹
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紅之色昔齊
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
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
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有焦
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
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
葉如蒲莖如著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閭遐草
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如委
黃詔並除焉

含塗國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鷄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頻須國

大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須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

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露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八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痕深三寸牀前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工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續此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

合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之則雲霽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須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俱拾遺記

日林國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若有疾輒照其影遂知病起何臟腑即採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

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奇肱國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歸國去至玉門四萬里 俱述異記

龜茲國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

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陁國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綵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綵謁王綵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著比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綵王怒

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
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
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
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
商者言王因叩劒曰吾若不以劒裁娑陁婆恨王手足
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
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
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
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
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

娑陁婆限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俱酉陽雜俎

卷之二十四終

說類卷之二十五

科名部

科第名稱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本場遍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

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摭言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怜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避暑録

科舉法

科舉糊名始此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
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老學庵筆記

科舉論

淳熙間趙温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
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
皆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温叔唯唯而
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
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得爲之又何足分輕
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眞幸與
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資命之才與

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眞佳士也終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中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係民之休戚今以資格傳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害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

師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職徂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況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初宜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是或以爲過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宣邇言亦云場屋之文

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道理焉 癸辛雜識

制額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甞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于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士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枀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

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 石林燕語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啓神賛舉無遺算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即動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汙俗勸人忠義爲本連闢禮闈收釆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爲非古選士之法故眞皇嗣位之初

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污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儒林公議

主司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

昂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皇駭訴於執政謂
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囑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
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摭言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
罷夫人李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之計笑荅
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
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
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
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
陸氏一莊荒矣群慚而退累日不食 獨異志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

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夢溪筆談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爲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黄州才藻舊詞臣幾歎門生未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鏁貢春闈 墨莊漫錄

試文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

云石言于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
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
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曆末有試
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
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
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
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
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
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

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避暑録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為近親賦見龍鍾之黄耇思彷彿於吾親試官掩卷大咲傳為口實 江隣幾雜志

試題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故舉子

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石林燕語

章相性簡靜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云先朝嘗開封府發解出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聞乎曰不知不知匆劇別出一題目教由寒暑既非巳豫先杼軸舉人上請題出樂記此教乃樂教也當用樂否應曰諾又一舉人云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曰武成廟裏浩良王夫子門墻弄歎箕惟有太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曾知 江隣幾雜志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老學庵筆記

抑輕薄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歳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歸田錄

正文體

鄭毅夫獬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

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
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
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
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
士人論曰上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
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
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
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此
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
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

不以公爲知言 夢溪筆譚

訪名士 唐宋科舉尚收采名士今日若如此則主司可以爲市矣

杜黃裳知貢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藻令孤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賦成或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之意如有神助 王泉子

拔孤寒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摭言

李德裕頗爲寒畯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摭言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荅曰安問所欲如盧

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玉泉子）

潞州沈尚書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耶（吳興沈氏相見問葉不問房）絢曰莫先沈先也太夫人曰沈先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有知者汝其不慇孰能見哀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焉先後果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儋亦感激焉（雲溪友議）

傳衣鉢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巳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 石林燕語

避嫌降第 執政子弟不敢舉進士宋時已如此

慶曆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林學士為編排官原父內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與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為第二而以賈直儒為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

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亦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爲遂亦降爲第二以馮當世爲魁石林燕語

贄文許第

牛庶錫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謂其明年狀頭及第庶錫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經少保蕭昕宅前值昕策杖獨遊南園庶錫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客甚喜延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外議以何人當知舉庶錫對曰尚書至公爲心必更屈領一歲昕曰必不見

命若爾君即狀頭也庶錫起拜謝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庶錫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王泉子

子私議榜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牓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擬議名氏迨與奪進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彥樞

諸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荅曰第八人足矣郎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刬革前弊孤寒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郎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讐曲折必中二子所諱勛等大懼郎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陡要及第耳勛等即列丙科僧曰非

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無差忒 王泉子

誤取忠裔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摭言

私收勢要

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牓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

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尚疑爲譏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間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 清波雜志

入高等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

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四等設
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
云誤占久虛之等 石林燕語

破天荒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
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爲破天荒 北夢瑣言

升等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
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

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絶 石林燕語

重試

天禧二年開封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寃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當明年殿前放狀元王整以下及第是時衢睦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言賜進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知前賜第者合是睦人而衢州者只

合得進士出身及再與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臣已謝
聖恩遂只賜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州
王言進士及第自後殿前唱名必傳呼某人某州以防
差互 泊宅編

特賜及第

劉業特賜及第章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
知已曠代所無 摭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
名而不工為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
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

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此始然開復不須多遜爲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遂特賜及第　石林燕語

廷試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舉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于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鶴林玉露

傳訛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搜採異聞錄

早舉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摭言

晚達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摭言

劉沆與鄉人尹鑑少同場屋劉巳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榜始登第還鄉劉以詩送之少年相欵老相逢鄉舉雖同遇不同我巳位塵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中榮登莫計名高下宦達須由善始終若到鄉閭人見問爲言歸思滿秋風 青箱雜記

奇捷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

前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于地也翕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翕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翕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間及之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絶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眞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

四名竊恠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遑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輙爲攺之擢寘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懐再三愧謝與此畧同 癸酉雜識

解末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摭言

自號

盧瞻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摭言

謁主司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摭言

宴集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

擇婿車馬塡塞 摭言

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兄弟者四曰聞喜勑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燈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即離筵也 摭言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摭言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醵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牓牓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為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旣而擢中為國子監直講以為斯人眞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叅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為敗風俗而身抵贓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東軒筆錄

徐遹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為

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同年所簪花多爲羣倡所求惟遹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墨莊漫錄

得意賦詩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唤狀頭聲楚娘閏娘妓之尤者 摭言

盧肇宜春人與同鄉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

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摭言

夢兆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圓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摭言

畢諴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摭言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摭言

進士鄭滂在名場歳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嘆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陜尚書時廉察陜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城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即滂之再從弟也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

都試緱山月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鄭公之子 因話録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晝寐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

樂坤員外素名冲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忿起歸耕之思乃辭知巳東邁禱華嶽廟虔心啓祝願知升黜之分中夜忽夢一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名

已到冥簿不見樂沖也沖遂改名坤果如其説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于郢州神其靈哉俱雲溪友議

孫樞寄抃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一名下有空白處抃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抃夢中卽填孫抃是歲果第三名青箱雜記

趙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

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謬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以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避暑錄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

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夜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荅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水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

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澠水燕談

李知幾少時祈夢於梓潼神夜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首省老學庵筆記

三山蘇大璋顒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以爲必如夢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于郡謂其自許之確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携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

設如所言諸君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
皆以爲然旣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
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
王俊民事相類 癸辛雜識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
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旣出輙不利如是者三竊怪
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
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
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
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勸視博方酣幸主之

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牓而其名儼然中焉視牓陳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泚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

三甲上名朱端常聯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邪二事絶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桯史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邀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内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

恠之數曰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塲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塲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

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巳往寺中塟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鶴林玉露

一門高第

孫何孫僅學行文詞傾動場屋何既狀元王黃州覽僅

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鶺鴒原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實士林盛事 澠水燕譚

祥符二年眞宗東封岱山放梁固巳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徳巳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師徳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埜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澠水燕譚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

下第一晩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値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澠水燕譚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澠水燕譚

狀元同歳

本朝狀元多同歳比於星歴必有可推者但數問士術

無能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會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 東軒筆錄

狀元宰相

國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已爲叅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是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爲叅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纔十六

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爲相馮魏公已爲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爲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爲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爲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爲參知政事亦代魏公爲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爲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石林燕語

國朝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爲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

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箇蕭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石林燕語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誥投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畧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猶能成誦畧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

得十人者今汝褎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
績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
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一甲傳崧卿以南省魁升附
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畧同文
績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
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避暑錄

狀元被誣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
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
人是必後人勦入耳後又見虞初志所集養生必用方

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聲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汶挐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愔愔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亦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予既去徐醫以爲有涎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臟有熱勸服治心

經諸冷藥積久爲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淸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前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康侯丙子先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豈宿生邪康侯旣死有妾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第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三兄弟隨侍與予向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代蘇州崑山闕來居

汝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汝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鄢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氷玉不知猥巷野人語不幸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 癸辛雜識

高科輔弼

自太宗崇奬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

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而下大用
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
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
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
此以爲科塲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
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
也 歸田録

本朝以科擧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
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魯公王伯庸榜韓魏公文
潞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葉祖洽榜蔡魯公趙正夫

惟楊寘榜王禹玉韓子華王荆公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擇之一人而巳他榜亦未有登執政者石林燕語

一榜多相宋時以一榜六相爲最盛我明戊辰榜乃有七相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平至太寧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巳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興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荆公蘇子容呂晦叔韓

師朴得四人者一榜蘇叅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冦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四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攺科後焦蹈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為盛也 避暑録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向敏中冦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

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曆二年楊寘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効大驗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此非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來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懶眞子

試闈拜相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

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因話錄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卽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爲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拜尚書右丞時試巳第二塲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石林燕語

榮先主司

庾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巳恩賜矣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摭言

主司同官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爲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爲尺木階今朝眞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繼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爲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石林燕語

譏進士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

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摭言

嫉進士衛公以不由科第而嫉進士近世張文忠以不由翰林而嫉詞臣同一心腸

李德裕以已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王泉子

進士乘驢我明弘正以前進士亦乘驢今馬亦不騎矣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

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勑下盡騎驢短轡長鞦㶊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摭言

世祿避試

此法當行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曰備有官人仍別額于是進取始自如矣 石林燕語

恩科

國朝進士累舉不第者限年許赴特奏名號爲恩科在漢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髮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即今之恩科也唐制大凡補官爲大理評事著作佐郎郎中之類當時以爲官稱不理事別有兼守判知之官名則知漢補郎中太子舍人亦不領事以此爲官名耳不然郎中舍人何其冗也 雲麓漫抄

黜落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氷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 摭言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過庭錄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舘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温習也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

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濵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東軒筆錄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黄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折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内翰知舉不及第宅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老學庵筆記

天譴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為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訴求離某輕易為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言如公高才

碩學徧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鄉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曉持從橐侍經闈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祗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説于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樂善錄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

嘉禾流寓試傚舟以行舟人有女尭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旣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闈無宅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旣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塲皆然遂與舟女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黄衣二人馳至報牓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牓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尭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恊頗驚異俄而折卷尭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旣歸覲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睽車志

置科可笑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老學庵筆記